

往事微痕 | 一條莫須有的標語毀了一生

文 | 鐵流

有一天，我從貴州獨山回到成都家裡，未即休息，手機就響個不停，對方熱情地說：你是鐵流老師嗎？我在網上看了你不少文章，十分佩服你批毛的勇氣，贊同你的看法：中國一切政治災難，始於共產黨的歪理邪說。這個歪理邪說不消除，國家永無寧日。

他說，我叫李久第，溫江人，百度上一搜就知道。我八歲打成「反革命」，十一歲送進勞教所，在沙坪勞改農場大堡作業區整整關押了20多年，直到2004年才經溫江區和成都市兩級公安部門宣布徹底「平反」。今天在網上找到你的電話，你在北京嗎？

我回答：在成都。

在成都？對方顯得十分高興：我能不能來拜望你？有許多事想向你請教請教。

下午兩點，他和另外兩個朋友如約而來。

現年67歲的他，個兒瘦小，兩眼炯炯有神，說話有條不紊，顯得精明能幹。我們的交談自然從他8歲打成「反革命」開始。

8歲的「反革命」

8歲，是個甚麼概念？當媽媽的都清楚，說話吐字不清，夜裡還尿床濕褲，能是「反革命」嗎？除非是「天方夜譚」的「天非夜譚」。然而共產黨治下的「新中國」，卻真有這樣「天方夜譚」的「天非夜譚」。

他的爺爺李照甫，是溫江西區的區團長；父親李柏筠，是溫江縣參議會副參議長；二爸李華芝，是國民黨時期一個等級不太高的副司令員；三爸李少康，是成都青羊宮汽車站站長；母親趙淑筠，49年前曾擔任過溫江縣婦女會理事，代表溫江縣出席過四川省婦女代表大會；一個表舅



▲謝貽卉導演104分鐘紀錄片《大堡小勞教》，記錄沙坪勞改農場的勞教黑幕。

舅，去臺灣當了空軍飛行員。還有他父親曾與南下解放大軍對抗過，一直生死不明。

這樣一個家庭，這樣一個出身，在那個一切以「階級鬥爭」為綱的年代，沒說8歲，縱是5歲也難逃此一劫。

1954年的一個晚上，溫江縣城區出現一條「打倒共產黨」的標語，「眼睛雪亮」的公安，將他以「現行反革命」抓捕，可審去審來，一個不會寫字的娃娃怎麼會寫出「反標」？於情於理都說不過去，關了一個晚上狠心放掉，但李久第的檔案上卻記上了這一條。

四川話「躲得過初一躲不過初十五」。三年後的1957年「反右鬥爭」，11歲的他，一天不明不白地被從家裡抓走，關押到成都市民路新村四號收容所，幾天後與一大批右派分子送到峨邊縣沙坪勞改農場大堡作業區「勞教」。一去20多年，失去人生應有的一切，伴隨他童年、

少年、青年的，是無邊可怕的飢餓、勞累、折磨，與他歲月共舞的是，記不清的批鬥、捆綁、打吊……

「黨國體制」的絞肉機

「無產階級專政」對人從無人性可言，「黨國體制」這架絞肉機，總是把人的活力與聰明才智絞殺盡淨。

我自己的勞教第一站就是沙坪勞改農場，對它的殘酷與血腥深有體會，稱它是「埋葬右派分子的自然墳場」。五、六十年代那裡有近萬名右派被「勞改」，後來生還的人不足半數。

至於大堡作業區是小勞教改造的集中地，3000多名不足16歲的孩子，在「三年人禍」年間竟活活餓死了2000多人。李久第是經歷者、也是災難的證人。

共產黨給中國人民造成的大災大難，是任何權力掩蓋不了的。李久第告訴我，他被白白關

押「改造」20多年，不但無任何法律手續，更無起訴書、判決書，甚至連審訊筆錄也沒有，僅僅是當政者一言半語，而這些一言半語又不記錄在案。

到底誰要關押他？又是誰要整他？他十分感慨地說：中共的「黨國體制」，藉助階級鬥爭發威，製造出一個仇恨的泥潭。無論誰掉進這個泥潭，生命立刻連條狗都不如。然而在現實生活中，又有哪一個中國人能夠躲過這個泥潭呢？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國家主席劉少奇是這樣，「永遠健康」的林副統帥也是這樣，在戰場上叱吒風雲的彭德懷與賀龍也是這樣。

《大堡小勞教》的悲歌

80年代初李久第「清放」回家，他從來沒有放棄過抗爭，幾乎每一天都找相關單位說理，再不就呼籲投書。從區上到市上，再到省裡、中央，反反覆覆幾十次、上百次，為的討個無罪關押

幾十年的說法。

到後來有關部門怕了、膽怯了，2004年春，溫江區和成都市兩級公安部門不得不對他作「徹底平反」的決定，一次性補償四萬元人民幣，從勞教之日起計算工齡，為49.82年（即49年8個月另2天），以50年工齡「退休」。現在他每月可在社保局領到2600元的退休工資和相關醫保，還在溫江區街上開設了一家婚紗影樓，生活得十分不錯。

相較而言，比一些右派的日子好過，不少右派每月退休工資才千餘元。這是當政者的「關懷」呢，還是他鬥爭的結果？似乎是個未解的謎。

李久第說，在成都市溫江區的大街上閑逛，他一貫是昂首挺胸，大踏步行進，完全沒有那種曾經置身於「大堡小勞教」行列中的自卑感，為甚麼？因為從誕生之日起直到今天，他都是一個無比乾淨的人，沒有任何犯罪紀錄。

他甚至認為：我出身於這樣一個上輩全部是國民黨軍政人員的家庭，並不是我的不幸，而是我的榮光。為甚麼？這血統好呵！只不過你得承認：國民黨打了敗仗，退守到了臺灣。啊！甚麼叫做命運，甚麼叫做天意，你李久第這一下子體會到了吧！

李久第說：我常常想，作為「大堡小勞教」中的一員我有資格嗎？資格我還是有的，儘管當年我甚麼法律手續都沒有就到了沙坪農場這個勞教集中營，沒有勞動教養通知書，沒有刑事判決書，沒有我的手指紋印，也沒有我的親筆簽名劃押，就連最起碼的詢問筆錄也沒有隻言片語，我媽媽當年肯定也不可能申請我去勞教，因為我是一個特別聽話的乖娃娃，不然的話為甚麼今天我會被徹底平反呢？然而，這一切不都正好說明和佐證了勞動教養是一部惡法嗎？

編按：1958年，中共在四川沙坪農場大堡作業區，關押了幾千名「勞教兒童」，後來造成未成年兒童大規模死亡事件。謝貽卉導演以尋訪倖存當事人的紀錄片《大堡小勞教》，追憶這段勞教黑幕。讀者可在YouTube搜尋觀看《大堡小勞教》。

神州大地系列

樓觀岳陽盡 川迴洞庭開：岳陽樓

文 | 美慧

矗立於洞庭湖畔的岳陽樓，是湖南的著名古蹟，西臨洞庭湖，北望長江，遙對君山島，自古就有「襟帶三千里，盡在岳陽樓」的盛譽，與湖北武漢的黃鶴樓、江西南昌的滕王閣並稱為江南三大名樓。

區區一座古樓，何以有如此廣大的盛名？蓋因其融合了人文與自然景觀的和諧之美，不僅山水、樓臺相映成景，杜甫、李白、孟浩然的五言絕句交相唱和，范仲淹所作之《岳陽樓記》更是譽滿九州。

洞庭天下水、岳陽天下樓

岳陽樓，位於岳陽市古城西門城牆之上，下瞰洞庭，遠望君山，風光旖旎秀麗，景色雄偉壯觀，因此有「洞庭天下水、岳陽

天下樓」之美譽。

八百里洞庭湖浩如煙海，以其誘人的湖光山色聞名於世。它「銜遠山，吞長江，浩浩湯湯，橫無際涯，朝暉夕陰，氣象萬千……」每年均吸引不少遊客到此造訪。

相傳，三國時期，劉備、孫權爭奪荊州，魯肅率兵駐守岳陽（當時稱巴丘），而岳陽樓，傳說是當年魯肅在洞庭湖訓練水師時的閱軍樓。到了唐開元四年，中書令張說駐守岳州時進行大修葺，並正式定名為「岳陽樓」。

後來，岳陽樓在戰亂中受到破壞，至宋慶曆四年，當時巴陵郡守滕子京集資重修，請來范仲淹為之作記，寫下了千古名篇《岳陽樓記》。滕子京又請書法家蘇舜欽書寫《岳陽樓記》，雕刻家邵竦刻字，於是，「滕樓、

范記、蘇書、邵刻」成了岳陽樓的「四絕」。

詩人筆下的岳陽樓

自唐以來，岳陽樓便是詩人墨客的登臨勝地，歷代許多著名的詩人，都曾先後登上此樓，留下眾多詩情畫意的名篇佳句。

杜甫就曾寫到：「昔聞洞庭水，今上岳陽樓。吳楚東南坼，乾坤日夜浮。親朋無一字，老病有孤舟。戎馬關山北，憑軒涕泗流。」從此，文人雅士登樓賦詩，絡繹不絕。

李白的《與夏十二登岳陽樓》：「樓觀岳陽盡，川迴洞庭開。雁引愁心去，山銜好月來。雲間連下榻，天上接行杯。醉後涼風起，吹人舞袖回。」將岳陽樓外的山水景物注入情感，讓人獲得心靈上的舒放。

孟浩然的《望洞庭湖贈張丞

相》：「八月湖水平，涵虛混太清。氣蒸雲夢澤，波撼岳陽城。欲濟無舟楫，端居恥聖明。坐觀垂釣者，徒有羨魚情。」用潑墨山水般的大筆渲染，將洞庭湖的壯闊景象描繪得淋漓盡致。

不過，在眾多描寫岳陽樓和洞庭湖的篇章中，最著名的，當推范仲淹的《岳陽樓記》了，他在文章中表現出的「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後天下之樂而樂」之偉大情操，不僅令人崇敬，也使得岳陽樓從此名滿天下。

感動無數人心的《岳陽樓記》

宋慶曆四年（西元1044年），滕子京被貶至岳州，見岳陽樓已坍塌，便打算重建。樓臺落成，滕子京寫下求記書，又委人畫了一幅《洞庭晚秋圖》，一併寄給當時的大文學家范仲淹，請他為樓



▲元·夏永《岳陽樓》

作記。當時范仲淹正擔任河南鄆州知州，見書信後，欣然奮筆疾書，寫下了這則流傳千古的《岳陽樓記》。

《岳陽樓記》文情並茂，氣勢磅礴，文中處處體現出范仲淹雖然遭逢逆境，卻不為外物所動，依然秉持愛國為民之志的無私情操，令人十分動容，千百年來，感動了無數讀者的心。